

# 作家林森小说集《书空录》首发分享会海口举行

文本刊特约撰稿 彦博

12月10日下午,海南作家林森小说集《书空录》首发分享会在海口三环书苑·阅己空间举行。分享会现场名家云集,省文联名誉主席、著名作家韩少功,省作协主席、天涯杂志社社长梅国云,省作协专职副主席、秘书长王姹,《天涯》原主编王雁翎、作家李孟伦、作家赵瑜、文艺评论家马良、青年批评家李音和吴辰、诗人蒋浩等诸多作家、诗人,与林森一起畅谈《书空录》中隐秘的核心“南方”。

韩少功表示,小说集《书空录》是林森小说的3.0版本,和他以前的小说相比,这些新作的眼界更加开阔,并且在表现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时带有思考的力度。梅国云认为,《书空录》是林森海洋文学创作的一个延续,是其继《海里岸上》《唯水年轻》等小说之后的新收获,以林森为代表的海南作家的海洋文学创作,让海南文学呈现出新的面貌。

林森认为,短篇小说往往担负着很多探索的任务,相对于长篇小说而言,短篇小说可谓是船小好掉头。在《书空录》中,他进行了很多多样性的探索。一是加入了以往自己偏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中没有的元素,用想

象、科幻等方式展现短篇小说轻盈感的另一面;二是这本小说集的大部分短篇小说都是在这两三年创作的,字里行间透露着作者对人内心情感和精神状态的思考。

《书空录》由译林出版社于11月推出,小说集分为“虚构之敌”和“我们都在群里沉默不语”上下两辑,共有包括《书空录》《好好做人》《虚构之敌》《往东直走是灵山镇》《去听他的演唱会》等在内的9篇小说。

在这本小说集中,既有一场又一场的奇幻之旅,也有来自生活缝隙中的现实慰藉。有读者在网上留言评论说,这本《书空录》给人的感觉,就像书的封面所营造的那种空灵和神秘感,让人在阅读过程中,不能自己地陷入沉思和忧伤。

除了普通读者,《书空录》也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评论家、《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如此评价《书空录》:“林森的短篇小说比他的长篇、中篇小说温度稍高,单篇阅读更富于跃动情态,给人以蓬勃的直觉。放在一起细读,又会发现中高腔对话与中低音叙述的奇妙平衡。生活流与艺术心互相打探彼此较劲,为分合的分寸、聚散的聚焦而烧脑又伤怀,呈现出精神向往在文化生态中耐磨的纹印和抗蚀的留痕。”著名作家邱华栋在推荐这本小说集时,关注到了林森的独特视角:“林森身居大岛,他有一种往南看是无尽的大海、往北看是丰盈大陆的独特视线,这使得他的小说生动奇崛,人物塑造独一无二,叙述直逼人心,展现了被时间塑造的人的无比丰富性和可能性,好读耐看。”

在分享会现场,王姹、王雁翎、李孟伦、赵瑜、马良、李音、吴辰及现场的诸多读者,也各自分享了《书空录》的读后感。■

林森在分享会现场谈创作。  
本版图片均由李才豪摄



《书空录》

通读作家林森的这本全新短篇小说集《书空录》,不难发现,其中大部分篇目中的故事都或隐或显地于错综复杂中呈现出生活的多样性。通过这9篇短篇小说,读者既可以在故事的走向中读出各种生活状态的拉扯,也能够在“中高腔对话与中低音叙述的奇妙平衡”中获得笃定与具体的体认。

小说集的同名短篇小说《书空录》让人印象深刻:某杂志社的一名普通编务,在本职工作之余用手工的方式创办了一本叫作《O》的杂志,这本杂志似乎可以抹除作者的记忆,可这种抹除的“神力”又似乎只是巧合而已。小说的最后,他给自己编了一本《O》杂志,这是属于这个“有名字的无名者”的专刊。专刊完工,答案却是悬空的,正如小说结尾所发出的疑问:

我期待那个时刻的到来,  
《O》编好的瞬间,到底是我的记忆被抹除,还是别人会遗忘我?  
我会痴痴地回想“我是谁”,还是曾经的熟人投来茫然的目光:  
“你是谁?”



著名作家韩少功先生在分享会现场。



省作协主席梅国云在分享会现场。



林森(左)在给读者签名。

疑问犹在,答案悬空。如此“书空录”的隐喻也许并非林森写这篇小说时的本意,但读者却可以在“似是而非”和“非此非彼”的状态中,挖掘出这个故事的潜藏指向:在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时

代,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

那么,在小说家林森这里,短篇小说《书空录》中悬空着的答案应该去何处寻找呢?小说集《书空录》的第二篇《好好做人》给出了一个“参考答案”。

在《好好做人》这篇短篇小说中,未来世界里智能服饰问世、升级,购买一件这种贴身的智能穿戴设备就相当于购买了全世界所有的衣服,它不仅随意切换颜色和款式,还可以保护人类的健康,让人类步入“零死亡”的智能时代,当然也必然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没有秘密”。似乎还停留在过去时代的说书人不靠数据,只是相信直觉。他成为一个以贩卖妄念为生的人,“只想做一个好人”,在“零死亡”的智能时代,穿着亲自缝制的衣服,坚持“好好做人,体面地死”。小说中这样解释何为“好好做人”:

在新技术逐渐占领人体的时候,保持一具完整的肉身是多么重要。当各种微缩仪器侵入、盘旋周身的时候,好好地当一个人、保持一具纯自然的肉身,最后,以自然的肉身好好地去死——这才是“好好做人”的深意。

当然,死并非终结。“死生往复犹康庄”,正如宋代诗人梅尧臣在《采石月赠郭功甫》中的这一句诗所言,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往复之间,既包含着哲学命题,也是非常具体的人生命题。回到“在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时代,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作为小说家的林森“把小说作为方法”,对生死和尊严进行思考,也用故事给出了答案——庆幸的是,小说家给出的只是一个“参考答案”,而非“标准答案”。

用小说来思考,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所有的不确定性和虚构性叠加在一起,就让我们不得不置身于“似是而非”和“非此非彼”的状态中,漂浮不定的过程,也是我们与自己对峙、与人生对峙的过程,如此一来,我们面对自己和人生的时候,未必不是面对“虚构之敌”。但是,“似是而非”和“非此非彼”也是真实的,毕竟如果否认了不确定性,就等于否定了生活本身。林森的小说集《书空录》的9篇短篇小说看似只给了读者9个“参考答案”(或用“9种可能”的表述更为准确),虚构背后的可能性却是9的n次方。而这也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它是一座富矿,有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无限的外延。

记得在小说集的一篇短篇小说中,那个在生活的缝隙中捕捉倏然灵感的诗人有一句“天问”之诗:“天空为什么那么空?”当读者合上林森的《书空录》这本小说集后,敢于去拥抱日常的不确定性,好好地做人,或许就能够在某个瞬间抓住了“空”。■

## 《书空录》:一座无限外延的富矿

文本刊特约撰稿 彦博